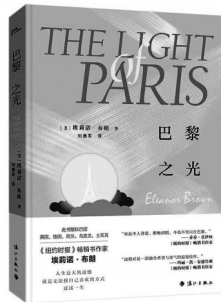


# 《司令还乡》：既讴歌血性英雄 也揭示卑微耻辱

▶好书推介

《巴黎之光》

作者：[美]埃莉诺·布朗



这是一部美国畅销书作家埃莉诺·布朗写给现代女性的治愈系小说。

主人公玛德琳长期生活在压抑、沮丧的环境里，她嫁给了一个冷漠、世故的芝加哥商人，婚姻令她的身心备受折磨。于是她逃去北方老家，无意间发现了外婆留下的巴黎日记，从中读到了外婆在爵士时代的巴黎所经历的那段大胆又浪漫时光。于是，玛德琳从勇敢的外婆身上受到了启发，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——不管是情感上的，还是生活上的。

《人生需要高级感》

作者：西凤南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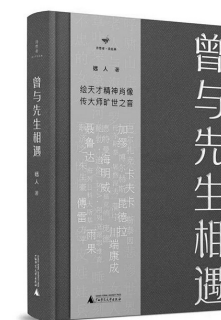
高级是一个人深刻到骨子里的性感。

高级是一种内心的坚守，一种对当下生活的不满和不服输，一种逼着我们将自己从困境里拔出来的力量。

33个为更高级人生而拼搏的故事。不要刻意踌躇满志，却又放纵颓废低迷。即使天寒地冻，又或是路遥马亡，也请相信，总有一些永远仰望星空，哪怕热泪盈眶的人，用自己的努力去照亮这个世界。只要坚信未来可期，也能活得无懈可击。

《曾与先生相遇》

作者：远人



在这本随笔集里，诗人、作家远人通过对托尔斯泰、巴尔扎克、雨果、卡夫卡、博尔赫斯、福克纳、加缪、朱生豪、傅雷等作家作品的阅读，审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，提炼出不与他人重复的阅读感想。

全书视野宏大，语言酣畅，既表达了作者对世界经典大家的多层次理解，又能给读者带来丰富的阅读启迪，从而获得精神的享受与升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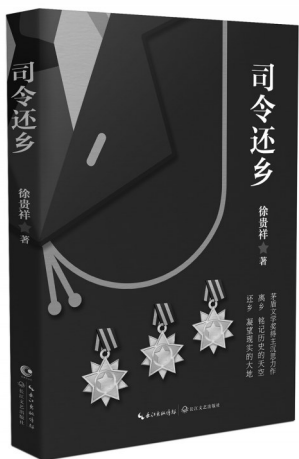
本版稿件均由辽沈晚报、聊沈客户端记者李爽采写

继《历史的天空》之后，著名军旅作家、茅盾文学奖得主徐贵祥的最新短篇小说集《司令还乡》近日正式出版。据该书出版方介绍，这部作品包括《三尺布》《识字班》《司令还乡》和《鲜花岭上鲜花开》四部短篇军旅小说。其中，前两部以“正面进攻”的姿态书写战争的残酷与创痛，讴歌充满血性与阳刚之气的战斗英雄，大有海明威《太阳照常升起》之感，徐贵祥也因此被业界赞誉“中国的海明威”；后两部首次以“迂回包抄”的手法叙写和平年代日常生活中往日英雄的卑微和逃兵的耻辱。四篇小说可谓各有千秋，充分展现了军事文艺的“战位”不仅在历史战场，更在正气浩然的现实日常。这在中国军旅文学作品中难得一见。

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，长篇小说《历史的天空》让读者见识了徐贵祥笔下“土得掉渣”的战斗英雄姜大牙，而新作《司令还乡》收录的作品中，也不乏典型的“徐式”特色英雄，如《三尺布》中的特务营营长孙大竹、《识字班》中曾经“叛逃”又被媳妇扭送回队伍的八路军连长金广友等，为“历史的天空”增色。

《司令还乡》和《鲜花岭上鲜花开》则是书写改革开放之后“现实的大地”：乔司令退休后回到阔别四十年的老家干街，发现新街发展起来后，老街已经破败荒凉不宜居住，乔司令威信仍在，思维却已跟不上日新月异形势，字里行间浸透着“廉颇老矣”的叹惋，却也暗伏着老街复兴的期待；《鲜花岭上鲜花开》中的富商毕加索一直对“老革命”父亲的逃兵身份耿耿于怀，一心想为父亲正名，却苦于无法从父亲失常的只言片语中复原当年的战争实况，然而英雄造就时代，时代亦不负英雄，历史的真相终会在现实的大地上浮现于世人面前。

其中，以《识字班》中的金广友为典型人物的“逃兵”形象，是作者首次以“逃兵”的角度切入写一部文学作品，写现实的卑微。这篇小说被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生徐彤评价为：“不仅



是徐贵祥战争文学作品中极其缺乏的一个类型，更是绝大多数军旅作家笔下的一个空白。”

徐贵祥曾说：“军事文艺要为实现强军目标

▶对话

## 徐贵祥：生活积累好比炮弹，需要灵感去引爆

辽沈晚报：能谈谈您写这本书的契机吗？

徐贵祥：这本书是由几个中篇小说组成的作品集，你说的契机，我理解是“灵感”，灵感这个东西有一定的神秘性。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创作方向，我是军人，军营生活和战争想象构成了我的经验积累，所以，只要遇到有意思的人和事，就会引起注意，储存在脑海里，积累，并沿着这些基本的素材继续产生想象，前后左右，来龙去脉，直到有一天，这些半真半假、由真实而虚构的意象多了起来，好了，那就找到一个恰当的视角，找到一个讲故事的方式，一吐为快，喷薄而出，往往就是一部好作品。我当过炮兵，用炮兵术语讲，生活积累好比炮弹，灵感就好比引爆弹丸的引线。

辽沈晚报：这本书对您来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？

徐贵祥：一般来说，作家创作作品是由自己的情感决定的。我是军人，我的职业决定了我要思考战争与和平的问题，也要思考国富民强的问题，在这些思考中，会贯穿着爱国意识和英雄理想。

辽沈晚报：在《司令还乡》的故事中，退休的英雄与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是有些脱节的，您认为中老年人要怎样摆脱这种“脱节感”？

徐贵祥：我不太明白“脱节”是什么意思，我理解，可能指的是中老年人会有更多的怀旧意识，给人一种“守旧”的印象。但是乔大桥并不守旧，他反对教育的恶性竞争，反对乡村建设的短期行为和千面一孔，反对破坏资源的无度开发，既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初心，也是出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考虑，“日新月异”并非都是好事，

我们提倡“稳中求进”，提倡承上启下。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精彩，不存在“脱节”的问题，更没有必要“摆脱脱节”。

什么样的发展最健康，最科学，老年人可能看得更明白，乔大桥就是这么想的。

辽沈晚报：有评论称您笔下的“逃兵”形象弥补了文学空白，您认为是这样吗？金广友和毕启发两个“逃兵”其实都是极富正能量的人设，可以说他们也是另类的英雄吗？

徐贵祥：古时候的读书人讲，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，抗日战争时期很多底层人民不会讲这两句话，但是并不等于他们没有家国天下情怀。这两个逃兵当然不一样，金广友是有行动的逃兵，毕启发是被历史误会的逃兵，怎么能一样呢？但是我要说，其实英雄和懦夫之间，往往并不是天壤之别，决定一个人能不能成为英雄，有很多外在的因素，比如所处的环境，这个人的身份地位，还有具体的战斗任务。但是关键还在于文化、信仰和精神。在这一点上，金广友和毕启发都是有英雄情结的，英雄的梦想根植于他们的生命之中，金广友的所谓“逃兵”，是因为对战争性质不了解，缺乏“革命到底”的思想准备，而不是变节，所以他仍然可以成为英雄。毕启发这个人物，结果是英雄，但是并不等于他不存在当逃兵的可能。战争当中，有些事情是必然的，有些有偶然性。

辽沈晚报：您希望通过您的作品，向读者传达什么样的精神？

徐贵祥：我认为文学艺术是有用的，对社会、人生有启蒙和激励作用。我是一个爱国者，有英雄梦想。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给社会提供

服务，要用文学艺术的力量去激活正能量，鼓舞精气神。我们只有找准了这个‘战位’，才能找到工作的着力点，才能明确自己的劲头应该往哪个方向使。”

战争是所有军旅文学作家创作的宝贵资源，但像徐贵祥一样真正上过战场的军旅作家并不多。据悉，徐贵祥曾在1979年和1984年两次上前线参加战斗。用著名评论家、解放军艺术学院原副院长朱向前的话说：“徐贵祥是个真正从兵堆里滚出来的军人，两次进入南疆战场，经历了战火的淬炼。他对军事的热爱，对战略战术战术的钻研，对单兵动作和班、排、连战术的谙熟，以及刻骨铭心的军营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等等，都在小说中一览无遗。”

徐贵祥说：“写小说是靠实力。有些作者在小说里玩结构，玩语言，最后把读者绕糊涂了。小说最好的形式是看不出形式，没有刻意结构，呈现在你面前的故事却很清晰。”

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、中国作家军事文学委员会主任，徐贵祥著有《仰角》《历史的天空》《高地》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《明天战争》《特务连》《马上天下》《四面八方》等多部长篇小说。曾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，并多次荣获全军文艺奖。

正能量。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很快，但是精神信仰跟不上，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在在这方面有所建树。

辽沈晚报：新中国成立后，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文学著作，而现在70年了，在远离硝烟的和平年代，军事题材的作品有没有被赋予新的目标和新的意义？

徐贵祥：时代在发展，也在进步，发展的过程中也有挫折，进步的过程中也有迂回。我们这个年代，并不是“远离硝烟的和平年代”，和平只是相对的、局部的。军事文学同任何一门艺术一样，都必须注入新的活力，当然有新的目标和新的意义。

辽沈晚报：目前军旅文学仍难以引起年轻读者的关注，大多数消费人群在中年或以上，您又是如何看待军旅文学逐渐向老龄化发展的趋势呢？

徐贵祥：这种说法不太准确，好的军旅文学作品还是会受到年轻读者关注的。文学类图书发行量下降，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，一是阅读的引导出现了问题，大家忙于求学、求职、求利，顾不上看书了。二是出版社太多，发放的书号太多，书出的太多太滥，失去了读者的信任。第三个原因，现在是多媒体时代，可以从很多渠道阅读，冲淡了纸质书的销售市场。但是有一条，真正好的作品，有经典品质的书，还是深入人心的。

辽沈晚报：您善于刻画姜大牙、孙大竹这样的“草莽英雄”，非常鲜活生动，他们与您本人的个性有什么共同点吗？

徐贵祥：我不是“草莽英雄”，草莽倒有点像，但不是英雄。

## 《湖边》：一张保单里的爱情与阴谋



实力派作家程青的长篇小说新作《湖边》，事关一张扑朔迷离的保单，一个逐渐浮出水面的阴谋。

郑小松，再寻常不过的小人物。即便个人生活危机重重，仍自我勉励，渴求翻身。而今，身在牢狱，看着窗外的光亮，好友安卓越、姐姐郑小蔓、妻子樊文花、恋人曹紫云……一众人影浮在眼前，许多过往纠缠也从记忆中掠过。心下长久忍耐着的郑小松，遍寻路径，试

图抓住每个一闪而过的机遇。一个震惊人心的决定渐渐酝酿成型，直到大梦初醒，才知每个人的人生已有了怎样的震荡颠覆。

作者以不同人物各自的视角进行回溯，带有冷静的旁观感，清丽细腻。随着案件悬念的渐次铺陈，透过忠诚与背叛的博弈，重见极有生活意味的世情众相。犹如穿越湖面弥漫的烟云，望向对岸尚存的微光。